



明府城史话

刘大同(1865~1952)原名刘建封,字桐阶,号芝叟,山东诸城芝畔村(今属山东安丘市景芝镇)人,是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斗士和爱国者,晚年终老于大明湖畔百花洲。

“巍巍泰山高插天,脉连长白路三千。”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时任奉(天)吉(林)勘界委员的刘大同,奉命踏查两省边界及长白山与三江(松花江、鸭绿江、图们江)之源。他带人跋山涉水,历尽艰辛,历时四个月,查清长白山江岗全貌,写出《长白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》等著作。翌年,清廷在吉林长白山东部的安图设治,时年44岁的刘大同成为第一任知县。这位秀才出身的朝廷命官白皮红心,暗里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首批会员。宣统三年(1911)十月,武昌举义的消息传来,刘大同奋起响应,宣布安图独立,成立“大同共和国”,并致电中外。同时,他将自己的名字刘建封,正式改为刘大同。清廷视其为洪水猛兽,急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派兵镇压。义军力薄难支,兵败后,刘大同南走大连。清史馆校对金梁时在大连,闻知其情,将长白山大同共和国事录作笔记,后收入《光宣小记》一书,说:“及辛亥革命,刘竟举旗于白山,其名拟曰大同共和国,通告中外,闻者为之惊。卒以无后继,为省军所败,刘亦南走。此建国小史,实在民国成立之先。”

民国肇建未几,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,袁世凯窃国。刘大同大连结社,青岛募兵,讨袁刺袁,不避艰险。他与孙中山、黄兴、廖仲恺、宋教仁、章太炎、陈其美、李烈钧、李济深、丁惟汾、刘冠三、彭占元等革命家结交,任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支部长,负责山东举兵事宜。他四次东渡日本,奔走京、津、沪、穗、港,二次革命,护国护法,愈挫愈奋,志不稍衰。关东著名辛亥革命领导人赵中皓称:“吾老友刘大同先生为山左望族,重道德,尚气节,素持大同主义,改名字以之行。由辛亥、癸丑以至丙辰诸役无不与其事。”

“笑他三岛一弹丸,敢与中华起战端。”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时居天津英租界的刘大同气愤填膺,他不顾自己腰症刚愈,亲赴热河抗日前线劳军。日本军方派人以许给刘大同两万元借款为条件,诱其出山效力“满

【泉城忆旧】

济南大观园夜市,始于1991年。彼时车少人稀,大观园夜市既丰富了老济南人的夜生活,又解决了一些无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。2001年,首次整治,却迅速回潮。2004年大观园改造提升后,更加兴旺红火。

大观园夜市的鼎盛时节,我一直记得。那时,无数个夜晚,我都在大观园夜市上消磨度。济南的夜市很多,大的就有洪家楼、英雄山、舜井街、山师、济南大学等多处,小的如师范路、北园大街、堤口路、凤凰山等,不计其数。大观园夜市并不是其中最大的一个,也不是夜间经营时间最长的一个,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绝佳,位于大观园与万达广场之间,属市中心,兼之交通方便,算得上是最热闹的一个。经四路与纬二路的交叉口,形成了一个天然的“十”字坐标轴,这个坐标轴的四个区间,沿经四路与纬二路的人行道,都形成了双排面对栉比鳞次的摊位,中间仅留一米半左右的空隙供熙熙攘攘的人群行走挑选。大观园夜市,用老济南人的话来说,就是,赶大夜集。真称得上是个大集!吃喝玩耍,衣服饰品,甚至文房四宝,样样不缺。

大观园夜市,每年每季大都以服装装饰品为主。每晚6点左右,管理人员一下班,埋伏在四周等待的各类小贩



刘大同



济南百花洲畔

明湖画社 刘大同与百花洲畔的

魏敬群

洲国”,被刘大同严词拒绝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,日军占领京津等地,天津驻屯军司令几次派人到刘大同家中敦促其出山,并委任其为华北自治政府主席。刘大同断然拒绝,并当着日人面撕毁委任状。刘大同记曰:“芦桥事变,余蛰居津沽。日军促我出山,余坚辞,曰:吾民国人,决不能受贵国天皇支配。旋被暗杀,未死。”刘大同回家途中被狙,致伤头部,鲜血直流,昏迷七日始苏。刘大同在天津医院中写下《被难自述》一文:“予为政治革命,垂四十年。其间抄家二次,引渡二次,通缉七次,悬赏逮捕三次,监视二次,驱逐三次,受审十一次,艰险备经,屡濒于殆……予亡命多年,生死早置之度外。”

“百花洲里避尘嚣,惯向花枝挂酒瓢。”抗战胜利后,刘大同在济南大明湖畔百花洲定居。他曾自述理由:“少时应课尚志堂,遍游历下,湖中风景首推历下亭,湖外名胜莫过于百花

大观园夜市

杜新英

就立刻出动,开三轮的,骑电瓶车的,甚至还有开着私家车的,争先恐后地往前跑,常常是谁跑得快,卸货的动作麻利,谁就能占个好位置。天长日久,有些就成了固定摊位。譬如有个家住附近楼上的大娘,年年在东园门口一小块位置卖零食,春夏冬三季卖金灿灿的煮玉米,热气腾腾,秋天则是翠绿色的莲蓬,一袋子一袋子地堆着,任挑任选。

大观园夜市的地摊,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。譬如卖衣服的,一开始在地上铺一层塑料布,把衣服摆在塑料布上卖;后来渐渐出现了折叠轻铁衣服支架,架子一打开,双层两米长,衣服用撑子撑着拥挤地挂在上面卖;再后期,用上了折叠不锈钢管,迅速地搭成服装屋,还用车载电瓶引上了简易灯,衣服一件件地摆开挂满墙,明亮的灯光下,像专卖店一样上档次。夜市主题也随年代变换。前几年卖针头线脑和头发卡子的挺多,后来慢慢少了,渐渐出现了手机贴膜,后来手机贴膜的摊位越来越多,数量几乎能跟卖衣服的摊位相比了。再后来,又出现了卖手机配件的。到最后一年,我无意中去看夜市一逛,哈哈,卖微景观的都出来了!

大观园夜市上的摊主也常常变换。譬如卖衣服的,最初有一个年轻姑娘的眼光跟我相似,我常去光顾她的

洲。”他自号“百花洲客”,写有《百花洲志》,称:“辛亥同志当时,能文者有‘南章(太炎)北景(梅九)’之称,而让则以我为最,故太炎、梅九两弟亦甚以为然。”刘大同写诗上万首,著有《吁集》《岭南吟》《梅花吟》《芝城诗草》《百花吟》《历下吟》《百花洲吟》等。

刘大同能书善画,其左右手书法遒劲豪放,其画长于花鸟尤擅墨梅。他画梅系受老友吴昌硕影响,曾画四丈长的梅花长卷,还与徐悲鸿合画过《梅石图》。他是加入明湖画社十几年的资深社员,与郁巨川、劳福泉、王友石等社交交往颇密。明湖画社向无社址,总借山东图书馆前亭开会,前亭后来失火,以致画社会员无处开会。这次回到济南定居,刘大同欲解决这个问题。适老友国晋卿、张益三招饮于百花洲西侧之贫民工厂,刘大同见其新建五间平房尚无人住,便开口商借,用作画社活动地。“洲方圆十余亩,杨柳垂腿,荷蒲盈沚,左有芙蓉,右有珍珠,两泉环绕,至洲西北桥边,合流如玉带焉。至洲中,异禽飞鸣,鱼虾跳跃……晨起则遇汲水之孩童,夕出则见浣纱之少女,布谷之声,纺织之音不时闻焉。泉流严寒冬不冻,蓊藻寒雪不凋,其景物之特殊,气象万千,尤足动人之情诗画意焉,殆所谓城市中会有山林风味未有过于此洲者也。”(刘大同《明湖画社移入百花洲记》)刘大同每日与画社同人,早起散步湖边,兴至写梅数枝;晚则烹明湖鲫,喝景芝酒,唱古歌,赋新诗。或邀社中三五知己,鸣琴吹箫,啸傲于风清月白之下,直过夜半。他有诗曰:“桃源何处有,今日百花洲。”

刘大同对晚年居住的泉城充满好感,以至在《千佛山刻石》中写下这样的诗句:“相传舜躬耕,曾在历山下。缥缈九歌烟,瞬息千变化。航轨已交通,济南冠欧亚。”刘大同于1952年逝世,享年88岁,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宇超主持葬礼,风景秀丽的千佛山麓,为其埋骨之地。



“明府城史话”

征稿启事

明府城是最能集中展示老济南风貌特色的片区,里面有济南的根,有济南的魂,明府城片区也是济南市明府城——商埠区保护开发市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充分宣传并挖掘明府城的历史内涵、人文风貌,更好地展示明府城作为城市名片的独特魅力,齐鲁晚报和历下区作协联合推出“明府城史话”专栏。

征文要求:每篇2000字以内。写作题材包括有关明府城的名胜古迹、遗址遗迹、民间传说、老街道、老建筑等等。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【俗世奇人】

济南劝业场的接骨名家

吴佩瑶

我的舅舅徐海州出生在甲午海战年代,家住济南北全福庄,以推小车帮人运货为生。1939年给济南酒厂运地瓜干,倒了垛砸断了一条腿,厂里给了一点钱,找人接上了腿。过了半年多,能站起来了,却发现位置接错了,脚偏向了一边。对于一个靠腿脚卖力混饭吃的家庭来说,将来怎么过啊!舅舅哭得死去活来。

当时知道济南劝业场对面有个张老太太,是个接骨名家,早年给韩复榘家治过病。可我们没有钱,腿断时给的那点钱早就用光了。我爸爸四处借钱,总共借到二十块大洋,硬着头皮用地排车拉着舅舅到张老太太的门诊所看。

老太太看了看坐在车上舅舅的病腿,说进来吧。我父亲看到诊所里的椅子上都有白色的椅子套,怕弄脏人家的椅子,特意拿了带的小花被子垫在椅子上,让我舅舅坐下。等老太太换上白大褂出来一看就生气地说,你这么脏别坐我的椅子,坐到地上。我舅舅一听就气红了脸,浑身打哆嗦。这时老太太的儿子从背后托起我舅舅放在地上,老太太拽起伤腿一拉一推连走出好几步,我舅舅痛得晕了过去。老太太满头大汗地说:“好了,没事了。错位已打开,重新接上了。”她的助手给固定包扎好后帮着抬到车上。老太太嘱咐说:“回去吃点好的,我过几天去你家再查看查看。”

我父亲捏着仅有的二十块钱,鼓足了勇气说:“大夫,我现在只有这些钱先交上,差多少回去想办法,一定再回来补交行吗?”话没说完,老太太一抬手微微笑着说:“这点钱你们回去先买点吃的,给他洗洗脸刮刮胡子,精神好就好得快。先安心养病,好了再说。”

过了十来天,老太太真的坐着黄包车来北全福庄了。检查了舅舅的腿,说恢复得很好。她的车夫提进来一袋小米,还有一只用鲜荷叶包着的烧鸡。老太太说,这鸡是刚才华山一家生活好的病人给的,我吃着留着给你们吧。还说她把我们的情况给那个病人讲了,人家表示愿意帮我们出点医疗费。我舅舅哭着说快告诉我们哪个庄的,我去给人家磕头。老人家说你别咋呼,人家不愿意张扬,就走了。

老太太又来过两次,每次都带些吃的和膏药。过了三个月我舅舅能起床了,半年后能干活了。舅舅和爸爸到诊所去谢老太太,无论如何也要交点医药费才心安。老人家收了十块钱,腿断了都没哭的舅舅这次哭了。老太太说:“大哥,我看到你太难了,伤这么重,又被庸医害了,来找我时饭都没吃饱吧?当时我若不用话激你生气,恐怕治疗时那痛也扛不了。好在现在能干活了,回去好好过日子吧。”

1985年我舅舅去世了,埋在我们庄头上。到了1992年迁坟,我和孩子去收拾舅舅的遗骨,在土堆中拾出舅舅的左腿胫骨,还能明显地看到对接的断裂痕迹!

济南劝业场的张老妈妈(音mā)老济南人都知道,留下很多治病救人的故事。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个实例。